



NICHTS. Was im Leben wichtig ist

# 李子树上的 男孩

[丹] 杨内·特勒 著  
Janne Teller

李莎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NICHTS. Was im Leben wichtig ist



〔丹〕杨内·特勒 著  
Janne Teller

李莎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387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子树上的男孩/(丹)特勒著;李莎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188-6

I. ①李… II. ①特…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556 号

**Title: NICHTS. Was im Leben wichtig ist(INTET)**  
**© Janne Teller, Copenhagen 2000**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Carl Hanser Verlag Muni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责任编辑:黄凌霞  
特约策划:周洁  
封面设计:李佳

**李子树上的男孩**  
[丹]杨内·特勒 著 李莎莎 译

---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02-011188-6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生命之轻

生命之重

## 第 1 章

虚无也是一种状态，  
这一点我早就懂了。  
因此也就不值得去做什么事。  
这是我才领悟到的。

## 第 2 章

皮埃尔安东离开了学校。就是在他发现无所事事也是有意义的，因此也就没什么事情值得去做的那一天。

我们其他人都一如既往地上课。

不过呢，虽然老师们想尽快把关于他的一切都抹掉，不管是在班级里的还是在咱们脑海里的，但皮埃尔安东的某些东西还是在咱们心里留下了印记，

可能也因此才有了后来发生的种种。

那是八月份的第二周。炎炎烈日把我们一个个烤得疲乏又易怒，鞋底时不时会黏在柏油马路上，苹果和梨子熟得正好可以握在手里当手榴弹。我们目不斜视。这是暑假后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还满是清洁剂的味道以及长时间空置的霉味，玻璃窗干净到人影清晰可见，黑板上没有丁点的粉笔灰。课桌两张一排整齐到像是在医院的走廊一样，当然这种情况一年里也就只有这么一天。

7A 班。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对这事先排好的座次不置可否。

过段时间自然会有新的次序产生，不过不是今天！

艾斯古用那亘古不变的笑话向我们表示了欢迎。“孩子们，今天你们应该特别开心才对，”他说，“没

有学期就没有假期嘛。”

我们都笑了。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句话好笑，而是因为这句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就在那一刻皮埃尔安东站了起来。

“虚无也是有意义的，”他说，“这一点我早就懂了。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做，这是我刚刚才领悟到的。”他默默地鞠了一个躬，把他才拿出来东西又都收进书包里。然后一脸无所谓地朝我们点点头作为道别，之后就走出了教室，连门都没有带上。

那扇门在微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它这副样子。那扇虚掩着的门在我眼里变成了一张不怀好意咧着的大嘴，一副要是我受到皮埃尔安东的蛊惑，跟着他出去，就会把我吞掉的样子。它是在向谁微笑呀？我，我们所有人。我朝四周看看，那份让人难受的死寂告诉我，其他人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要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意味着我们会成为某些人物，但是没有人会大声这么说，小声也不会。它就是那样弥漫在空气中，或者说在时间里，或者说在学校周遭的栅栏里，或者说在我们的枕头里，在那些毛茸茸的玩偶里，而那些小家伙们最后大都悲惨地沦落到储藏室或者地下室里，在那儿积灰。这些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是皮埃尔安东那扇微笑的门讲给我听的。我试图用理性思考还是不得其解，不过我还是知道。

我感到害怕。害怕皮埃尔安东。

害怕，更多的害怕，最多的害怕。

我们住在一个叫泰艾瑞的小地方，隶属于一个中等省会城市的郊区。这地方不能说特别高雅，但也不算相当高雅。我们经常会有意无意被提醒应该注意这一点，虽然没有人会大声讲，也没有人会小声讲。整齐干净的围墙，嫩黄色的小房子，四周被花

园围绕着的红色的私人住宅，新完工的灰棕色带前花园的连排房。当然还有公寓房，我们是不跟在那儿住的人玩的。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略旧的桁架结构建筑以及几处原来的农舍，这些农舍现在也已经归社区所有了。还有就是几幢白色的别墅，在那儿住的人就比我们还要再高雅那么一点。

泰艾瑞的小学位于两条马路交汇的一处拐角地。除了爱丽丝之外的所有同学都住在其中的一条马路上，就是泰艾瑞街。爱丽丝有时候特意绕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一起上学，至少在皮埃尔安东退学之前是这样子的。

皮埃尔安东同他的父亲以及其他公社人员一起住在泰艾瑞街 25 号，那儿之前是一幢农家院。皮埃尔安东的父亲以及其他那些公社人员曾经是一群嬉皮士，到现在都还生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是我们父母说的，虽然我们并不特别清楚那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们也都这么说。那幢房子的前院紧挨着马路，里面有一棵李子树。那棵树很壮，已经有些年岁了，弯弯曲曲的枝干已经越过了篱笆墙，枝头那些熟透了、略覆一层薄灰的维多利亚李子显得特别诱人。可惜我们摘不到。以前我们会蹦起来摘几个下来，现在不会了。皮埃尔安东退学后，就整天坐在那棵树上，拿那些还没熟的李子丢着玩，有些会丢到我们身上。绝对不是因为皮埃尔安东故意瞄准我们，根本不值得他去费那个力气，他强调说。就是巧合嘛。

然后他又从后面对我们喊。

“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有一天喊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结束才会开始。在你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迈向了死亡。世间一切莫不如此。”

“地球已经存在了四十六亿年，而你们最多也就活一百岁！”在另外一天他又这么喊道，“生活根本

不值得去费力！”

他还在继续：

“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目的是要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然后还想成为最好的那一个。”

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皮埃尔安东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那个，但突然我们就都知道了。因为他参透了某些东西。虽然我们都不敢去承认。既不敢在家长也不敢在老师或者其他人的面前承认这件事，甚至不敢这样对自己讲。我们不想生活在皮埃尔安东描述的那个世界里。我们应该会有所作为，我们要成为某些大人物的。

那扇朝外敞开的，微笑的门对我们没有任何诱惑力。

一点都没有。根本就没有！

所以我们才想到了那一点。虽然有些不确切，因为其实是皮埃尔安东让我们想到那个点子的。

那是某一天的上午，在苏菲连续被两个硬邦邦的李子击中脑袋之后，她是真对皮埃尔安东生气了，因为他就每天无所事事地坐在那棵李子树上给我们泼冷水。

“你整天就坐在那儿，对着空气发呆，难道会比我们好多少？”她喊道。

“我没有对着空气发呆。”皮埃尔安东很平静。

“我是仰望天空练习无所事事。”

“你见鬼了吧你！”苏菲怒气冲冲地喊着把一根小棍子朝他扔了过去，不过那根棍子仅仅穿进了他下面的篱笆墙里。

皮埃尔安东笑了，他喊得那么大声，以至于在学校里的人都能听到：

“如果有值得生气的事情，那肯定也有值得开心的事情。如果有值得开心的事情，那就也存在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这些根本就不存在！”他甚至又提

了提嗓门，咆哮道，“没多少日子你们都会死掉，被遗忘，也就是虚无了啊。你们完全可以现在就开始练习啊。”

然后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得把皮埃尔安东从李子树上弄下来。

### 第 3 章

一棵李子树有很多枝干。

很多很长的枝干。

太多太长的枝干。

泰艾瑞小学很大，是一座长方形、水泥墙面的两层楼房，非常丑，不过几乎没人会有时间去考虑这些，而现在则更加不会去注意这些了，因为我们

整天忙着不去在意皮埃尔安东的那些话。

就在这个周二的上午，在开学后的第八天，我们忽然感到，这所学校的丑陋就像皮埃尔安东手里满满一把酸李子准确无误地全都击中了我们。

我是跟简-约翰以及苏菲一起走进校门的。后面还跟着玛丽-乌苏拉和格尔达。当我们拐过墙角，看到那幢楼时，突然语塞了。那种感觉很难描述，但就像是皮埃尔安东在促使我们去观察那幢楼，就像是他在李子树上朝我们丢过来的种种关于虚无的言论，已经在路上超越了我们，先行到达了这儿。

感到这座学校那么灰暗、那么丑、那么呆板，这一点让我差点窒息。这所学校就像是我们的化身，虽然生活不应该是这副样子，可是它就是这样。我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要立马跑到泰艾瑞街25号，爬上那棵李子树，坐到皮埃尔安东旁边，抬头望天，直到我成为虚无的一部分，什么也不用想为



止。但是我应该要有所作为，成为大人物的呀，所以我哪儿也没去，只是转过头望向别处，紧握住拳头，把指甲狠狠地掐进手心里，真的很疼。

那扇微笑的门。敞开。关上！

我不是唯一一个听到外面的召唤的。

“我们得做些什么。”简-约翰轻声说，免得走在我们前面隔壁班的那帮人听到。简-约翰会弹吉他，唱披头士的歌能以假乱真。

“就是。”玛丽-乌苏拉也附和道，我一直怀疑她对简-约翰有意思，格尔达咯咯地笑着朝旁边捣了一肘子，不过捣空了，因为玛丽-乌苏拉已经往前挪了一步。

“那做什么呢？”我悄声问了一句就立刻跑开了。因为隔壁班的几个人这时候已经靠了过来，那里面有几个捣蛋鬼，瞅准机会就拿口香糖和干豌豆往女生身上丢。看起来现在他们就打算这样干了。